

曼尼的
詩集

斜坡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Acclivity

斜 坡

• 卷 頭 話 •

軟綠，嫩紅，
飄拂在斜坡上；

冷雨，凍霜，
侵降在斜坡上；

——隨着人們的愛憎吧！
翼舉， 1923, 7/31。

Toi, dont le monde encore ignore le vrai nom,
Esprit mystérieux, mortel, ange ou de mon,
Qui que tu sois, Byron bon ou fatal genie,
J'aime de tes concerts la sauvage harmonie,
Comme j'aime le bruit de la foudre et des
vents

Se mêlant dans l'orage à la voix des torrents!
L'aigle roi des deserts, de daigne ainsi la
plaine;

Il ne veut, comme toi que des rocs escarpés,
Que l'hiver a blanchis, que la foudre a frappés
Des rivages couverts des de bris du naufrage,
Ou des champs tout noirs des restes de
carnage.....

From Larmartine's Me'ditations.

送贈血漢曼尼

你，人間尚沒知真名的，
是神祕的精靈，凡人天仙或惡魔，
無論你是誰，Byron,幸，不幸的天才，
吾愛你樂裏那種粗獷的音調，
像猛烈的霹靂，怒吼的狂風，
在暴雨裏與激浪相混亂的聲音！
你以夜爲止宿，以恐怖爲產業；
祇有那勁鷹，廣漠之王，牠厭棄平原；
牠始像你，愛好那被冬漂白的，被暴雷打倒了的
嶙峋的危石；那徧布着破艦的殘碎的海岸；或是
那暗染着屠殺的剩餘的田野……………

洪槐，贖於人間。

十八，九，一九二三。

引子

曼尼用幾月工夫，把這本斜坡寫就了；當他開始寫詩的期間，就是他開始浪漫的期間，所以這本集子，也可說是他底浪漫的紀念物！

曼尼歡喜寫詩，如初生的鹿兒一般在花床上試牠們的新角。但他在未寫詩以前便立定主意：不拾取一些古人或今人遺留的金子或石子，他迄所崇拜，沒所信仰，否認任何鳥主義，打破一切硬腔死調的鳥形式……：……凡寫出來，都是赤裸裸地盡力量的吶喊，裏面近百首的戀歌，尤其是他大胆無畏而又忠實可嘉的向人們的供狀。

他因所恨運命之女神，把人們鏢拷的太不舒服，他便想把一

切的錄拷都打斷了。他竭力呪詛覺悟，他說人類都因為覺悟才產生罪惡……但他何曾是反對覺悟，他承認覺悟要像魚兒一氣沉到海的底底然後才浮上來方有些滋味兒——他因為看一班畏首畏尾的蠢貨怕了！

好了！他現在和吾相約長驅入於浪漫之域了。吾一壁很希望他有經過一番深藍色的人生，一壁又希望他尋找到像 Byron 和 Musset …………… 一類一例忠實的朋友，採取那詩中的香蜜，預備攜着花籃，沿途散播花草。

吾雖然替他這地想——他自己也這地想——但吾因盼望他的思想快些兒實現，所以就由他在這不重要的地方吶喊；暫且把過去的陳事吶喊出來。關於他的前途，吾總希望他反抗一切的笑罵，提高嗓子，越喊越起勁了！

R. Tagore 在 *The Cycle of Spring* 裏面有一首詩，把他

抄出來，做這篇引子的結意：

吾們不太好，也不太聰明，

那就是吾們的價值；

吾們的危言四處散佈去，

危險尾着吾的足跡；

吾們設法去忘記吾們的教訓；

吾們說的話與書上不同，

於是就加煩惱及學者的笑罵於吾們。

革塵於檀林。

十二，五，廿六。

雙十節的悲歌

絳紅的海棠，

紛紅的海棠，

你這樣穠艷的梳攏，

敢是爲着什麼慶……？

吓——

木蘭的墮露，

止得渴嗎？

秋鞠的落英，

充得餓嗎？

黃花岡之靈：

花紙裁就的，

可以算薛荔之衣嗎？

糯米捏就的，

可以算秋蘭之珮嗎？

吓——可羞的雄鬼！

你有血淚麼？

淚血結就的露珠兒，

燐火燒紅的花片，

中吃嗎？

吓——可羞的，

你們只是苦笑！

你每夜夜明明抱着雪白的骷髏掩泣！

你每朝朝暮暮擁着缺刀殘劍發顫！

可是一面揩淚，

一面只是苦笑！

一雙十字枷，

你每擔在肩上；

斑彩的衣裳，

紅綢的鞵子，

就是你每的場面；

爆竹的灰，

紙錢的灰，

就是你每的恩物；

你每陣陣傷心淚，

從眼眶倒流肚子裏去！

你每的門面只做吃吃的苦笑！

呸——該死的海棠，

開的什麼花！

染的什麼淺紅、絳紅！

吾倆做一起來嘲笑罷！

警鐘

(贈陳女士劍津)

十一年十月十日下午

午夜的警鐘，
由可怖的黑暗中，
傳入人們的夢裏；
他鏗錚而瑩潔的聲音，
什麼也攔不住，
直到人們醒了。

姐姐，

你的聲音也怪像也啊！……………

十一年十月廿四清晨

秋夜的雲色

蔚藍的天空，

深的怪可怕地！

無量數的白綿羊，

正在那兒放牧；

一點一點的星星，

狠光芒地在裏面射出來，

有時恰好做雙羊目！

何處來了一位穿白衣的短工？

狠精細替他裝上一副角。

看呵！

那破壁底下蹲着一位鶉衣的牧童。

十一年十月三十日晚九時

深秋之夜

這又是晚涼天氣了。

怪道穿簾的秋風有些兒冷，

半牆的月色比往時越白！

人們都睡了，

吾這里二個小弟弟也睡了。

高年的祖母伊自來是黃昏就睡覺的。

疼兒女的母親也應該撫諸妹妹安睡了。

爺爺，

你難道還玩什麼書嗎？

或者爲着吾們就………？

貪玩的韻弟叫他早點去睡吧。

曼妹，

月兒上屋了，

草蟲兒甜蜜蜜地安睡了；

你一個人獨坐成何趣味，

約不定又找什麼詩句了，

你的心事吾何曾不懂，

再不要把什麼圈套拿來賺人家的眼淚罷。

曼妹，

月兒上屋了，

草蟲兒甜蜜蜜地安睡了；

重開的石榴花，

或者還倚在你的寢室含笑，

你去看吧。

要是怕露水，

便被上外衫吧。

月兒湮沒了，

花影模糊了，

草蟲兒甜蜜蜜地安睡了。

簾鈎的敲動把吾警醒了！

呵，靈魂，你剛從一千里外回來嗎？

十一年十月三十晚

海上

無侶的小鳥懶懶地飛着，

無賴的秋風懶懶地吹着，

乳白的潮水懶懶地濺着岸石，

晚市的歸舟懶懶地隨着新汐！

再看他們都像有些相思病，

不然，

怎地倦懨懨的呵？

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晚九時。

歸舟

晚市散了，

咱每並沒有給市上的人們道聲「再會」就解纜回來了。

流水之淼淼！

輕舟入萬重山了。

無力的夕陽，

給東岸無數黑醜而零亂的石筍抓住了！

他在巖岫裏發紅光，

好像做什麼求救的記號。

靠岸的暖流，
流出許多鮮血了。

黃金色的光線愈無力了。

船裏的人們，

個個懷着歸意了。

他們的皮夾裏，

至少有一二件給他小寶寶或者他情人愛玩或吃的東西。

黃金色的光線愈無力了。

薄冷的秋風招動籬菊了；

他們的家人，

也許獨憑在闌干上，
或者領他的小寶寶，
在籬笆下瞻望；
膳廳手調的羹飯，
大約已經久熟了。

黃金色的光線愈無力了，
船快近岸了，
乳色的沙灘上

吾那天真爛熯的愛弟在期待久久了。

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電船中

梧桐

是誰栽的梧桐？

葉兒黃，

葉兒黃是染了秋風！

悉索索，

悉索索引下檐櫺！

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晚

夢中

好像一場晚市，

賣青菜的，水菓的，

撐着布帆賣丸子湯的；

橫順攤在路邊。

上市的人和太平背籃荷筐回去了。

幾聲汽笛接着冒上幾縷黑煙！

大約口市的晚車回來了。

這個荒涼的山市，

原來有個車站，

汽笛的聲音大約就是停車的符號。

吾剛從月台跑下來，

狠無意思中忽然撞見了你！

你！

哭嗎——不像。

笑嗎——不像。

你像歌像哭的訴了半天情衷！

吾半字也不會懂！

呵！

車要開了！

你那怪可憐的臉色，

橫順添上淚痕！

哭嗎？

啊，是的，你哭了！

吾問你要上□□去麼？

你說「是」。

吾問你要幾時去？

你說「今天」。

吾狠詫異地問你何不跟吾走？

那時你便不答了，

打個轉兒從白茫茫像樓閣的荒野走進去。

呵，火車開了！

你的影兒漸小漸小，

以至於銷滅了。

呵，一派迷濛的樓閣似的白雲，

歸路也沒有了，

前路也沒有了，

四圍的景色給綿軟的白雲纏住了。

十一年十一月廿日下午追誌

悲秋有序

暮秋之夕，散步校園，但見鞠花相率搖落，非復從前嬌嫩之態。正感慨間，又見許師與其夫人攜兒來遊。吾方嘆世間有心人之多也。歸寓賦此：聊誌悲感，並呈許師，許師視之，或當啞然失笑也乎？

美人點脂的胭脂，

染的這般紅透！

美人傅賸的鉛華，

染的這般瑩潔！

美人裁錦的剪刀，

剪的這般翠翠，

又滑，又亮，

吻在花瓣的露珠，

是什麼？

——是美人的香唾！

萬種婀娜，

真有一萬種婀娜！

逆着薰陶着的秋風，

還是含笑？

還是含羞？

——龐兒微醺！

低着粉頸，

斜憑着籬笆！

茸鬢鬢的，

是美人鬢髮亂婆婆！

無那無那！

秋又將過！

寂寞的園林，

唯有寂寞的吾！

誰慣這沉寂的空氣呵？

誰來伴吾？

誰來慰吾？

唯桐葉之飄零！

唯鴻唳之淒楚！

秋雲之羅羅！

秋水之微波！

他們要歸去了！

奈何？

可奈何？

紅日西殞！

天又將暮！

茫茫黑海，

黑海的怒濤，

卷吾入旋渦！

將向誰哭？

將向誰歌？

甯皎皎之如雪，

隨沾泥之青莎？

奈何，

可奈何？

古墟

衰草

上了土階，

葛藤

十一年十一月廿七晚

爬上了望樓；

凌亂的荆棘，

靡靡雜雜，

排在屋前屋後；

蘆花冷落，

夕陽斜了！

沒意思的屋瓦，

依舊賣弄什麼黃金光耀！

屋裏啼鳥，

屋外啼鳥；

淒寂的沉音，

在悶鬱的空中震盪，繚繞！

粉蝶兒

——打翻身就飛出去！

瓦雀們

——老早搬家去了。

可憐一座樂園，

巢了多麼野鳥！

夜月的歸途

背着月兒走，

影兒在前，

人兒在後。

十一年十二月一日下午

路旁的什麼花枝，

都甜蜜蜜地安睡了。

伊那比芝蘭還清的呼氣，

吸進了肺臟，

一切的血輪都停止！

在月光中，

吾的臉色如紙！

找不出吾的呼氣了，

更找不出伊的吸氣了！

原來吾倆的呼吸，

組合了。

啊！

吾的心房亂跳！

竟沒法壓止伊的亂跳！

十一年十二月一晚

自國樂團無形解散以後。久沒有給人合奏；今夜——
月白於玉的良夜——適周君道源來舍，重翻舊調，藹
藹的和聲中，委實有一種莫可名狀的快感！

松濤的洶湧！

秋雨的霖鈴！

寒夜的砒砒！

野寺的斷鐘！

自然而然的天籟，

由纖削的指尖，

調入絲桐！

一縷麻麻醉醉的熱氣，

離了絲桐，

由纖層的指尖，

倒流心房！

白玉似的月亮越白了！

四邊越靜了，

悠揚——

浩盪——

游絲似的，

飛過牆東，

飛過牆西，

飛入人們的夢裏。

捕螺行

牡蠣齧吾足，

新汐濺吾衣，

怪石參差與人齊。

十一年十二月二晚

斜日之蒼黃，

寒風之悲慘！

沉悶的海濱，

四顧茫然而黯澹！

何螺螄之蠢蠢，

威蜷伏而悚懼？

嗟吾生之悠悠，

甯業此以終古？

唯衆美之有夫，

何於吾而獨無？

豈飄泊之閒鷗，
與比目而爲偶？

汲汨汨之清波

衣滑綠之菱荷；

彼雖有意於佳人，

奈環境之窘吾！

哦！

誰窘吾？

誰愛吾？

燃着了火，

扭斷了鎖！

螺螄，

你給吾共唱着自由之歌，

你給吾共濟愛之河！

三弟

約莫三更時分，

抱病的三弟，

朦朧中還帶着微喘的哼聲，

狠清晰地

透出粉白的悵慢！

吾那可憐的弟弟呵，

十一年十二月五日

你睡不着，

教人如何睡着——

十一年十二月六晚枕上

晚霞

比血液涼澹些，

而且多得緊了！

這或者是四萬萬鬼病懨懨的國民的血液吧。

十一年十二月十三傍晚

燈蛾

撲火的燈蛾，

死在火裏了；

可是死者自死，

來者又來了！

情海的沉淪者喲！

無題

吾已不得瞧見了伊，

比及厮會着，

又低着頭跑過去了。

伊聽着足音

疑心似的出來啓門，

才瞧見是吾，

撲的一聲！

十八晚。

又把門兒掩了！

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親吻

你慣給愛情做冰人，
愛情有時而替，
你永遠留在各的櫻桃上。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無題

明明伊是女性的，
可是吾統要狐疑；
爲什麼長的這樣聰明穩艷，
還有性的區別呵？

雲南紀念

十一年十二月廿二日

首義的健者，

骨頭白於雪了！

共和無恙嗎？

金馬碧鷄之土，

如異填的海，

杜鵑也再不啼血了。

失戀者

冷冷清清的明月，

獨自登樓獨自下，

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

是一位失戀者呵。

榜籬附壁的傲鞠

花開花謝無人管，

是一位失戀者呵。

失戀的人們，

對着她倆，

只是長吁短嘆！

她倆當然慶得伴侶了。

本色

十一年十二月廿六日

臨殺的雄雞，

還在唱曉；

真英雄本色喲！

渡海

北風煽動的洪爐，

煮沸了巨海；

他發狂了！

他把他身上的船隻狠命的簸擺

兇惡呵！

吾雖然不想回去，

無奈弟弟已在海濱悵望了。

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

船艙中

十一年除夕

給四面的冷風包圍，

給四圍的狂浪襲擊！

他們拚命的吶喊！

艙中的人們，

在迷魂陣中喲！

前進吧！

吾們進前吧

魚歌「嗟嗟」

蝦彈「躍躍」

他們安排開追悼會了！

十一年除夕在船中

雁兒

丟羣的雁兒，

也解招呼；

有兄弟的，

怎不解憐愛？

大自然

「叭叭」來，來，來！」

貓兒爬入小孩的懷裏。

她怕了，

十二年一月二日

帶哭的嚷：

『哥來，來來！』

她匿入吾的懷裏以後，

慢慢伸出頭來：

『呶呶』來，來，來！』

鄉思

夜夜做歸家的夢，

做到慣時，

反嫌太俗套了。

十二年一月三日

十二年一月三日

月亮

圓滿的清光呵，

你苦苦擠進窗櫺

難道不許吾做歸夢嗎？

那末，你就替吾家去吧。

十二年三日

醉人

陶醉的人們，

全是「赤子之心」

所以醉鄉罕有逃亡者喲！

十二年一月四日

走尸

無數的走尸，

聚慶重生，

吾們看他活幾時啊。

已死的人，感電起行，名曰走尸。

十二年一月四日

宇宙

爐火紅後，

頑鏡就融化了！

夕陽紅後，

宇宙就融化了。

十二年一月五日

母親的心

最長進的，

是母親的心；

人家有些兒風吹草動

便疑是病呵

鬼話

小鬼頭，

坐在橋頭哭！

「吾不願做人呵，

一做了人，

就憎怕同類了。」

十二年一月五日

鐘聲

十二年一月五日

催吾起

喚吾食，

迫吾操作，而且不受吾的感謝。

吾的爸媽呵。

杜門

無禮的太陽，

把他的尾梢，

硬撬進門縫來！

吾偏不開，

你撬到黑吧。

十二年一月五日

十一年一月六日

墓田之花

你吸了墓中人的膏血，
還在他頭上開花呵。

十二年一月六日

黑白之爭

夕陽將身一抖，
收上了毫毛；
黑暗乘機把他嚥下去。

十二年一月六日

足印

去去來來
海灘上行人丟下的足印，

而今找不着業主了。

可是經一番潮水的淘汰，

又悄悄跟他跑了。

十二年一月六日

潮水

「錯呵」「錯呵」

潮兒雖然這般說，

却只是進攻呵。

十二年一月六日

波音

眼波對流時候，

呼吸微微呼着！

好深刻的波音喲！

十二年一月六日

海望

鏡面的海上，

船隻怎地不滑倒了？

十二年一月七日

歸雁

你如果碰着燕子，

叫他小心兒伏侍春姑早點登途。

十二年一月七日

郵行

郵犬瞧見吾們吠了，

郝姑瞧見吾們笑了！

伊笑了以後就走進去，

此時啼鳥無聲了，

十二年一月七日

時鐘

人們的日子給你越算越少了。

十二年一月七日

學校印象

機械式的學校的學生，

是圖案畫的花紋，

和標本室中的物質。

第二

從機械的教室中，

聽着籬下的鷄鳴，怪艷羨着！

誰知他也受機械的支配呵。

火山

以前把烈焰做情人的心肝，
以後把烈焰埋伊們的軀體。

十二年一月八日

隔壁的陳太婆

伊委實比我更可憐，

可憐伊還把自憐的憐吾。

十二年一月八日

柝聲

子夜的析聲，

多麼悲哀！

原來是白髮駝腰的老更夫擊的。

十二年一月八晚

做道場

大吹大擂，

總震不醒南柯裏的人吧。

祇哀思的聞此而益哀思了。

十二年一月八晚

溺者

厭世的蟲兒跳入水裏，

不會意的還在咨嗟太息！

混沌

倘使宇宙混沌了，

司愛情之神

便可結算孽債。

含糊

償不清的

是父母之債，

喝不乾的

是愛河之水。

偏笑雲兒，

十二年一月八日

十二年一月九日

一峯挨過一峯的，
要數盡山頭。

回想

回想小孩時代
便是小孩了！
從此再想下去，
就嗒然若喪！

十二年一月九晚

夢

夢如果永遠不會忘記，
摺疊起來，

十二年一月九日

也是一回往事。

十二年一月九日

寄曼絲二妹

石榴院落，

最好讀書；

你盡把華園山水，

寄將來吧。

華園界饒平潮安之間，一名鳳凰，有鳳鳥髻山之勝。著者故鄉。

十二年一月九日

夜行船

夾岸的犬聲，

吠的離人心怕！

藥兒搖不進也；
無奈半明的新月，
催人夜行船去。

十二年一月十日

登山

登盡高峯，
還望不見人間罪惡之源，
煙雲凌亂的，
無非衆生之擾擾呵！

十二年一月十一日

偶感

看見人們的幸福，

越覺自己的苦楚！

若不體諒還有比吾更可傷的，

大陸早給吾惱沉了，

交叉

東邊門縫的燈光，

西邊門縫的燈光，

在深巷中作幾十對交叉；

以後次第淪滅了！

僅有的一對越慘綠的還交叉着，

直到三更的月光射下來，

才漸漸的模糊了。

十二年一月十一日

司春之女神

司春之女神，

一手拿着把扇，

一手托着座爐，

慢，慢，慢，

把春風煽動！

絢爛的火花，

壁壁拍拍地都跳出來！

枯骨

枯骨脫了坟墓的羈絆，

十二年一月十一日

十二年一月十一日

算得着自由麼？

落葉

一陣寒風，

引動吾一分愁！

一聲落葉，

引動吾一番心碎！

愁上心頭時

心已片片作胡蝶飛了！

十二年一月十二日

十二年一月十二日

腦

神秘的頭腦失其作用時，

大概是情急了。

細雨

十二年一月十二日

耐管有意沒意。

只是慢慢地篩！

就如少女在篩香糧粉

篩滿了芋葉，

又篩滿了荷葉；

倒是池塘不長進，

篩了半天，

——依舊。

糧，稻名，吾鄉特產。米色如玉，以三五十粒入米數升蒸之，芬芳

香美！鄉人用以享奠或延賓，見羣芳譜——殺譜。

十二年一月十二日

豬兒

至愚笨的豬兒，

呼呼地鼾聲越響了！

這是安樂的表象呵。

十二年一月十二日

獨睡

獨睡儘舒服啊！

無端又怕什麼鬼魔；

在將睡未睡之際

往往給耗子警醒了。

金錢

什麼交情都給你担誤了。

十二年一月十二日

醉人

爛醉也罷，

誰叫你唱起歌來！

醉人的歌聲，

委實比孩子唱的還要獸！

十二年一月十二日

汲水

清楚楚地影兒，

十二年一月十二日

給汲桶搗的粉碎了！

汲起來，原來還清清楚楚地在汲桶裏。

哎喲小人兒，

虧吾有這番破壞

才救得你出來！

孩子

小孩子嘻嘻地砌了半天瓦塔，

砌完了就用腳踢下來！

也不講究成功與失敗，

嘻嘻地大家跑散了。

十二年一月十三日

十二年一月十三日

標本室中

他張他的牙，

他舞他的爪！

做盡人生的醜態！

十二年一月十三日

黑夜

也沒有什麼東西去遮蔽他，

自己只愛糊塗！

十二年一月十三日

犬

母犬生了三條小犬，她主人惱了，命鄉人綁去殺。

三個孩兒在鍋裏了，

伊還綁在一邊；

伊一面哭兒，

一面哭自己。

十二年一月十三日

畫葉

畫師把破筆蘸着濃綠淺綠在長箋上亂掃！

起初都瞧不出什麼東西。

後來他再用小筆蘸着暗綠仔細地開了葉脈；

於是：

卷的，

舒的，

覆的，

仰的，

整的，

破的，

老的，

嫩的，

次第湧現了！

但是畫師總不懂的這就是人類入世的程序吧。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枯草

枯草沾了雨露，

越濕膩的討厭！

不如放把火燒了較乾淨

小民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你雖然怨恨他詛咒他，

他只裝做聾子，

就夠把你生氣死！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斷線風箏

給你自由，

你又沒有主宰，

看看又是墮落吧。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情

用情倘夠像用簾一般，

要用就放下來，

不用就卷上去。

那末，吾也做情人去。

墓頭的芭蕉

——龍王宮頭所見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骨頭漸漸腐化，

芭蕉漸漸肥大；

植蕉者的本意，

或者要當墓中人看。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蜃景

斜陽穿進了胭脂逕，

護護的松風，

繚亂了喜鵲的清調；

松外的青草地，

狠可瞧見年邁的祖母倚門盼望……

夜歌

爹媽在會話，

小孩子坐在枕頭上唱夜歌，

爹媽不去管他，

他也不去理會爹媽。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旅舍

進了旅舍，

大家都是家了。

出了旅舍，

依舊不相識。

月

月若是長圓，

宇宙的離人都無以自解了。

苦瓜

苦瓜的苦，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是與生俱來的，

人們也不過如此如此吧。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傀儡

他不知人生的苦惱，

只刻意學做人。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飄泊者之歌

誰笑吾無衣，

吾將拾菱荷以爲衣；

誰笑吾無食，

吾在東家食，西家食；

誰笑吾無屋，

吾在張家宿，李家宿；

人生只怕行樂遲，

安能勞勞碌碌事口腹。

沒字的詩歌

破青布衫的乞丐，

口裏喃，喃，喃，

念什麼？

念天然的詩歌。

——沒字的詩歌。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十二年一月十五日

弱者

吾恐怖極了！

身上無量數的毛孔，

個個喊救似的張開了小口兒！

小朋友，

鎮靜些，

不濟事吧。

眼淚

就做滴到天明，

也是枉然！

誰叫你不奮鬥來？

十二年一月十五日

不過一個記號吧！

終身不可忘的記號！

——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第二章

從祖母，父母，伯姆，姊妹，兄弟想到自身，

又是心酸，

又是歡喜！

心酸了下了幾點淚！

歡喜了又下了幾點淚！

淚呵！

伊

十二年一月十六日

伊雖然沒有知識，

伊尙愛吾；

每日替吾洗衣摺衣。

伊雖然沒有知識，

伊尙愛吾：

每夜替吾暖席，

吾來就寢

伊總把暖位讓吾。

伊雖然沒有知識，

伊尙愛吾：

每早起替吾端飯，

——沒有人的清早。

伊雖然不要吃，

但是心裏愉快！

伊雖然沒有知識，

伊尙敬爹媽：

有時媽生了氣，

伊史低頭承過。

伊雖然沒有知識，

伊尙禮親戚：

富的伊沒有諂媚，
貧的伊沒有輕視。

伊雖然沒有知識，

伊尙曠達：

伊也不會咒鷄罵犬，

伊也不會怨天尤人。

伊雖然沒有知識，

伊尙謹默：

伊也不愛高談狂笑，

伊也不愛計較挑唆！

伊雖然沒有知識，

伊尙溫存：

吾有時罵伊，

從不肯回嘴。

——伊也始終不曾講吾一句歹話。

——伊也始終不曾對吾講一句歹話。

伊雖然沒有知識，

伊尙閒雅，

雖然沒有傾國與傾城，

也不會令人一睹生厭！

但是，

伊呵！

伊瞧見了吾，

就低下頭去。

除了眠睡以外，

吾才入房門，

伊出去了。

吾才打算給伊會食，

伊飽了。

吾穿的稀爛，

伊也不叫吾更換，

吾穿的華麗，

伊也不讚吾美。

壁上新撮的小影，

伊在壁脚坐，站，

也不假些兒留意。

吾哄伊講話；

吾說「是」，

伊應「是」。

吾說一句，

伊應一句，

吾默着，

伊就睡了呵。

伊呵！

伊雖則如此如此，

吾尙憐愛伊呵！

尙憐伊每夜無伴呵！

尙憐伊操作劬勞呵！

吾每夜回到家裏，

往往自家睡在床上哭了！

無寐時往往起來挑燈，

寫詩或讀詩，

——斷腸的詩。

但是：

吾絕對不敢埋怨伊，

或許因此越加倍的憐愛伊。

但是：

吾也不敢怨父母，怨媒妁，怨天，怨自己，

吾怨只怨，

人們都是佳偶呵！

「附記」著者蒐集W君S.君N.君照言而成此篇，非本人事實。

十二年一月十六日

無題

「狹路冤家」，

都着相碰！

吾再三要去了，

無奈你的眼波，

再三把吾留住！

住，住，住！

却是住不得了呵！

夜涼如水，

凍得手兒僵了！

歸去休，

「狹路冤家」，

都着相碰吧！

穀了

十二年一月十八日

謝謝你有些兒愛吾，

好好，就殺了別多！

太多吾要狐疑！

——也許世人要狐疑！

谷音

愛吾也罷，

憎吾也罷；

你就不該遮遮掩掩！

遮掩也罷，

誰叫你答應？

橫順只愛玩弄人麼？

十二年一月十八日

遮掩也罷，

玩弄也罷，

深山的空谷，

深得怪可怖人！

你快出來吧！

骷髏

從前看見他，

總覺髒的逼人！

現在看見他，

反覺潔的可愛！

十二年一月二十日

也不懂爲什麼吧！

隔溪的相思草

你不能來，

吾不能去，

相隔只半溪清流吧！

吾倘是白雲兒，

就一日來往十二時呵！

苦晝短時，

還有夜呵！

十二年一月二十日

薄伴的流水，
祇拍拍的流，
晝夜的流呵！
吾詛咒你，
倦了吧，
濶了吧！

露珠

夜來，他把頭放在花的胸間睡覺：
朝陽起來時，
他慚愧似的，
縮進伊的心房去了！

十二年一月二十日

初醒

草蟲唱着尖細的夜歌，

把幽人的歸夢鑽破！

這時，往事都帶一副憂疑的臉孔，

一一在跟前走過；

可笑開才凝想的吾，

也跟在背後，躲，躲！

月夜過叢塚

橫順臥在路邊的叢塚，

管他男的，女的，邨的，俏的，

幾塊白骨頭，

十二年一月廿三日

誰免三更冷月的浸洗！

第二章

墓草焦黃了，

三兩蕊錢樣的紅花，

還插在他們的頭上！

喊！

春

可惱的春，

故意遲遲，

紅了東枝，

才紅到西枝，

十二年一月廿四日

紅到北枝，

早凋了南枝。

觀潮

情潮之淼淼！

雙雙的海燕衝散了。

十二年一月廿六日

送濟敬南歸

吾把個「安」字付你帶去，

一半送你的爸爸，

一半送你的愛人，

倘你要用，

十二年一月廿七日

也隨便拿些去用吧。

十二年一月廿八日

題林弼臣詩集

花開花落，

春統知道了；

如要問結的什麼果，

請問夏，問秋。……

十二年一月廿八日

螺殼

死螺的遺殼，

總造的屋，肥的田，

人們幾塊臭骨頭，

可羞的埋在土裏還要倩他衛護。

十二年二月四日

海輪

小小的海輪，

狂奔怎地？

難道跳得出情海麼？

十二年二月四日

迎春曲

風兒替你推舟，

雨兒替你洗路，

桃花姑姑懷着孕，

天天站在門口等。——

梅花

十二年二月五日立春

春姑都要來的，

何須你暗傳消息？

你看人家，

人家相思死了！

你不可憐麼？

十二年二月五日

無題

煩你春光漏些兒進去紗帳，

吾愛人春睡呵。

十二年二月五日

無題

粉桃門口，

幾天沒有伊的情影，

想是春病了！

伊的病狀怎樣，

呢喃的燕子，

總講不清楚！

落伍

蜈蚣草剛發了芽，

枯黃的統落伍了。

——自己悄悄地變做糞壤。

十二年二月七日

海鳥

十二年二月七日

海鳥狼無聊地叫了一聲，

於是海水綠了！

你看他又飛到什麼地方去了呵。

十二年二月十日

小鳥兒

小鳥兒，

別唱吧！

你的聲音至膩滑，

人家往往會誤會是伊在招呼。

十二年二月十日

愁人的心目

蒼鬱的密菁，

衆鳥在唱和！

愁人也不覺什麼好，

他以為都是四面的楚歌。

十二年二月十日

枯樹

自從竇絕了春情，

省却多少榮枯公案！

十二年二月十日

回頭

回頭，沙灘上僅有吾的足印，

才猛然感受孤單。

東風

東風，

你真癡兒！

春姑不愛你，

何事苦相隨？

光

角門縫有些兒光，

月的光？

花的光，

把燈剔亮些，

十二年二月十二日

除夕

學問也不見如何，
只又穿破媽織的，
三件棍子一件長褂。

呸——推出去！

舊歷除夕

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逃

亡

色呵，把青年們的眼睛刺盲了！

香呵，把青年們的心薰得陶醉了！

——靜庵——

衫 裾

風吹的衫裾飄舞！

吾看了真歡喜！

吾以後不吃浪蕩的虧了。

新決絕詞

而今俺也沒人疼，

也不愛人疼；

對鏡工夫俺做慣了，

不妨繼續做下去。

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安廈船中。

十二年二月廿二日泉州

無題

好了，犬兒跑進去了，

小孩子搖着鼗鼓也進去了。

可是期待久久，

却沒有傳出來什麼好消息。

讀佛經

他們池中有蓮華，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青色青光，

黃色黃光，

十二年二月廿六日泉州。

咱胸間的心花，
僅有的一片血光。

無題

惱人的心事，

在酒中說出；

噎鬱的心頭

也不會少件什麼！

無題

當他訴他相思時，

驀地觸動自己的相思，

十二年二月廿八日遊彌陀岩。

十二年二月廿八日泉州

因此硬要人冒險去。

十二年二月廿八日泉州

無題

我想伊這時睡覺了，
就是多寫詩也不清楚，
不如也睡吧。

十二年二月廿八日泉州

無題

愛呵——聽，
宇宙徹夜徹明一派喊殺聲！
愛呵，吾怕……
……吾怕你，你一切的怕……

愛呵，燃着真火，
燬滅這個……吧！

十二年三月廿四日安平鎮

路旁的墳墓

路旁頹唐的黃土堆底的長眠者，
你須是人生旅路上跑的狼倦很倦的客人，
你也無暇揀堆比較潔淨的地方去休息。

十二年三月廿五日安海

假若……

假若一隻鳥兒溺斃在深淵，
人們必然說他是貪潭水的涼爽，
至少也要說是貪照自己纖麗的影子。

是的呵，他就是自憐不已，
才去找同調者呵。

當他躍入水中時，他絕對沒有覺悟；

當他僵勁而又纖薄的尸首

給潭水——至清明的潭水——

流出來給人們看時，他絕對沒有覺悟！

是的呵，沒有覺悟是對的！

世間的一切都因為覺悟才產生罪惡！

十二年三月廿五日安

停車場什感

成羣的摩托車，

成羣的旅客，

不少地馱去馱來，

不禁把從前所不解的「僕僕人生」的迷夢喚醒了。

十二年三月廿五日安海

豐 碑

屬蚊背上的豐碑，

不啻他物主一幅供狀！

他們怕後人忘記當時在民間製造的罪惡，

所以一一勒在石上。

十二年三月廿五日安海

別泉州

泉州有一大羣徧體白毛茸茸的僵尸在作祟！

吾在他們的四面荆榛的叢塚

受穀了挪揄和誘惑而跳出來！

吾的靈魂正在安慰！

新橋的丐者又號咷頓足狂熱似的挽留！

吾雖然懂得他們的目的不過要同吾要錢，

但又惹起吾沒情沒緒的傷心！

東西塔硬着心腸送吾們去，

摩托車中的回望，

塔脚銀鼠色的暗霧慘慘澹澹的

像冒煙的火山缺口在噴氣！

——吾們新產的孩子——新泉州——就是爲那個死了。

復仇呵，

誰相信吾給不可名狀齷齪的僵尸復仇！

吾們只可憐可憐的孩子聖潔的尸體，

隨便拋在那里。

吾們唯一的禱祝，一切的蛆螻緩點去侵擾他！

吾們唯一的禱祝，他小小的靈魂早早上去天國！

是的，唯有天國才可以安身，

世界的一切同樣可怕的腐爛的尸體或者白毛茸茸的僵尸！

吾們可愛的小孩子呵，

吾們上天國找你。

別了泉州，

別了，宇宙的一切，

吾們上天國去！

十二年三月廿六日安泉車中

郵政局歸路

郵政生送吾似的出來門門，

隨手把菜黃的月姐姐夾在門縫，

理髮店的電汽燈白的非常之白！

海產店的老板二五進一十地計算他的牛馬賬；

屠大哥洗淨了血手又在計算明天豬兒的生命！

街上的遊人，漸漸地走進一派迷人的音樂的窩中

桂紅堂，鴻福堂………

伊們用紅燭的淚來表示伊們的情愫，

——燭淚乾時伊們可以添然的情愫！

伊們用淫蕩的音樂來勾引伊們的同情者。

沒事辦的固然來了，

有職業的也丟下來了；

趕脚的拴着驢兒來了，

今天下鄉捉鵝鴨的也捫着八字鬚兒來了；

一個連一個的走進伊們擺下的陣子。

久久，燈光緩緩昏下去，
室內淒淒楚楚彈出送殯之歌！

十二年三月廿六日安平鎮

詩神

不和平的心情，

壓低了眉尖！

詩神逡巡要遁了，

吾令門者鎖了宇宙之門，

但他騰挪跳避

終是靈敏不過！

從此園裏的杏花都被了一層黃迷的薄霧似的愁苦的帳幔，

爲着他吾試把這層薄幔輕輕掀開，

無意中杏花哭了！

伊搵着眼淚說伊是把愁苦做通逃藪的。

雖然，灌木中的鷓鴣爲什麼啼到這樣得意！

吾以是知道詩神給伊們佔領了。

「妬恨呵，你們不該向失意的人們作歡聲，

悲哀的窟中，

終不願任何人在上面歡唱！」

十二年三月三十日東石塞

斜坡

(Acclivity)

T. 姑散學回來就拿把交椅坐在前樓欄干左側紫籐架下休息。

西嶺疲倦紅光的反景恰射進伊深巨的黑白分明的媚眼！

伊驀地受了這番打擊，

晶亮的淚花早滴滴滴的流過淺暈的雙渦！

伊伸手去摸手巾，

沒意沒思地又把那張相片摸出來——

——一對結婚式的相片！

伊既忍不住不去看他，

伊又舉頭瞭望對面山脊那條如髮的赤裸裸的鳥道，

從這邊大的那一端望到那邊的尖端，

灣灣曲曲走下一個小小的斜坡竟不知那里去了。

傍晚的薰風吹的伊面上的淚痕冷冷！

一層輕羅似的淚膜遮蔽了伊的媚眼，

伊模模糊糊地看見斜坡上一騎馬珊瑚而來，

——又好像去似的，

——又好像有什麼人跟在他背後。

——又好像兩個人並轡似的欸欸扭扭的在馬上接吻！

隔了一會，伊眼上的淚膜所映的幻景又給冷冷的晚風吹掉了！

伊冒冒失失地瞧見斜坡上二株榕樹在搖擺！

「榕呵，吾倆曩日不是在那兒分手嗎？

他的外掛是掛在你的枝上，

囍兒是拴在你的腰上，

吾倆是膝對膝坐在你脚下垂淚！

榕呵，他用衫裾替吾搵淚！

他抱吾，吻吾，一切的舉動，一切的問答。你統知道了；

榕呵，虧你也忍扯謊！」

榕的沉默，似告伊以無他，

伊煩亂的心緒也相信榕終沒有哄騙伊。

伊究竟痴想，伊又摸出另外一張纖削而又穠媚的小照！

——像衣有S.城郵局的擢記，分明才從那兒寄回來。

伊痴心地凝視，伊看到兩邊的題字，

不禁又嗚咽地哭起來；

但伊又不住地反復念：

「Y. S. 哥晒留」

「妹T. 月 日」

「○○日嗎？不是你臨去那一天嗎？」

「這幾個字不是你臨去在那榕樹之下強吾題的嗎？」

「呵，薄命的T.呵，你跟了他去，如今只着你冷清清一個回來！」

「呵，薄命的T.呵，他怎地拼棄你怎地摒擋你回來？」

「呵，薄命的T.呵，他的新人該領教了，到底怎樣呀？」

影的沉默，越增伊的煩悶！

伊又不自禁拾起他倆的相片深深瞅了一眼！

伊又不自禁走進房裏去照照穿衣鏡！

伊又不自禁翻閱伊的詩稿，

伊又不自禁放聲讀伊對他作的戀歌！

伊的嗓子不比閒才咽哽了，伊狠放出聲浪誦讀！

熱淚拼出來，伊也無暇去揩拭，

憑他流過了淺渦，流入雪白的酥胸！

這時正是石榴天氣，

淡紅的暹紗的短襖，

溼透了緊貼着胸間，

把兩團粉團捏就的小球兒露出來隱躍可見。

但是伊讀到一段，又不由伊不記起他了！

伊記得他臨別時叫伊把頭髮翦了，他說S.城的婦女都剪了頭髮，

他倆結婚後少不得上那兒去。

同時他還摸着伊鬆鬆的美髮說伊將爲伊愛人而舍棄伊父母遺下的

寶貝了。

「對的，他現在的愛人，正是剪髮的……」

伊這時又低着頭去看那張影片，

伊的視線恰和影片成直角，

珠串似的淚珠頃刻把那張影子模糊了！

伊又不忍似的用手巾輕輕漬乾！

伊想，伊若早知變時他是用眼淚來哄伊，

伊也不給他哭了。

伊想，伊若早知他是紙糊的心肝，

伊也不用熱淚去灌溉了！

伊當初也會想怕不是他的匹偶，

伊臨別時打算要給他聲明，
但甜言的誘惑終令伊說不出來。

說不出呵；

而今可想不出了！

伊心頭有一塊重重的巨石，

將願望加緊壓住！

使伊的胸中充滿了怨意！

伊瞟着室中的器皿，

髻鬚都篆着他的姓字；

伊一一把一切的器皿咀呪！

等到伊開始覺得自己腦中也篆着他的姓字時，

伊開始覺得來不及咀呢了，

但伊偶然踱出闌干，

又模模糊糊地瞧見小小的斜坡上一騎馬珊珊而來！

十二年四月一日東石寨

午過鄭成功故鄉

有條鹹的深的綠水在這兒經過，

有羣高聳的青山將牠們攬抱；

牠們懷中的嬰兒死了，

換幾株弱的小草在風中顫搖！

英雄的事業，

隨水流了！

不，隨着浪沫消散了。

浪沫的心呵，

偶然給某種激刺開了幾朵白的白的花，

和平而柔緩的水呵，

莫須有這白的白的浪沫也罷。

鄭成功先生故鄉在安海石井鄉，前面有綠綠的水，背後負着

高聳的山，居民非常寒落，登臨憑弔，不禁感慨繫之。

十二年四月四日安廈中

夢 醒

夢中分明相偕逃亡，

醒來又空着懷抱！

鬚髯時：還像身在佈滿山花的空野

展開壓不茸茸的綠茵，

上有密密豎着四五尺長的紫蘿的花葉圍在四周的帳幔中。

十二年四月六日集美

解脫

亮白的尸體，

僵臥在十字街心，

吾俯首在伊死白色的唇上接吻。

人體的香，在唇接唇時嗅覺着！

於是沒主宰地把犯人的衣穿上，

緩緩把尸體轉動！

十二年四月六日集美

晚禱

上帝呵，

願你憐憫迷罔的孩子，

把伊赤裸裸送過來！

讓吾展開蟬翼般淚膜，

將伊綑裹在懷中，

像母親撫嬰孩那樣擁伊熟睡！

上帝呵，

願你憐憫迷罔的孩子，

把伊赤裸裸送過來！

讓吾摩挲其軟玉般全體，

吾將得着像今早吃至柔膩的香蕉酥得着那樣的快感！

上帝呵，

願你憐憫迷罔的孩子，

把伊赤裸裸送過來！

讓吾死在伊的愛中，

像曩時你的長子耶蘇那樣的死在你的愛中。

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廈門

無題

你是園中的玫瑰，

吾做四圍的藩籬！

拆，籬又怕人闖進去，

不呵，吾怎生近待你？

吾是雪嫩的小腿，

你做襪圈兒緊緊扎住！

要待放鬆點兒，

又恐褪下了粉紅襪子。

你是柔緩的暖流，

吾做水面的閒鷗；

吾怕你興波作浪將人淹沒，

你怕吾隨着萍兒東浮，西浮！

房中

十二年四月十五日集美

你門住了門，

門住了門將吾關閉在房中。

你的面朝着燈光，

吾的眉尖抵住你的笑靨；

你問吾，吾問你，

但是，你不答……：

你休問吾用情的真假呵！

你的胸間暫時給吾睡着，

你的靈魂暫時給吾抱着；

一瞥的人生，

一瞥就過去了呵。

別情

十二年四月廿一日

吾不是因爲鷄啼就動了別情，
吾怕天明時殘酷的驕陽瞥見！
並且，鳥兒啁啾嚙嚙速吾登途，
吾只得把這副脈脈的柔情悄悄交給暫時的黑暗。

十二年四月廿二日

黑暗的回憶

黑暗中談話，
黑暗中的甜蜜！
伊的嘴隨便可放近吾的耳輪，
吾的眼珠隨便可注視伊瞧不見的全體。

感謝油涸的煤汽燈，

給吾們多末勇敢！

那時什麼音響都不管呵，

狗吠的聲，鷄啼的聲，

以至於壁腳的腳步，隔室的絮語，小孩的夜啼……

不堪說的呵，上帝給吾這個回憶！

他又給吾這個印象——今夜的印象。

今夜吾的朋友也像你一般和吾在黑暗中談話。

並且不止如此

吾們今夜是睡着的談話。

睡着的談話呵，

吾萬萬不敢希望！

——因為這個是犯賊的贓證呵。

然而，吾想，吾們全睡着，

像吾和吾的朋友那樣全睡着有什麼要緊？

但社會不願意呵！

而且吾們這樣行逕，

也是虛偽的社會所不容的；

因此吾就想到幼時和吾的親愛的妹妹睡覺現在父母就不許連吾們自己也絕對不肯的事。

萬惡呵，吾們純潔的心理也給社會支配了！

上帝呵，你如何給人類這個矛盾？

尤其給心死了的長者們

明里如此，暗里如此………

扯謊的詩人呵，

硬說戀愛是「互相玩弄」！

給虛偽的社會一個蔑視的動機！

淫奔的賊男女呵，

你們橫順逞你們的獸性，

給虛偽的社會做口實！

不堪說的呵，

上帝給吾個這回憶，

他又給吾今夜這個印象呵！

懺悔

朝陽瞪着黃金的眼睛瞞吾，

不由吾慚愧地供出夜來的罪案；

吾悔不該摩挲？綿軟的手，

當銀灰色的幽光將死之時。

朝陽瞪着黃金色的眼睛瞞吾，

十二年四月廿五日

不由吾悔愧地供出夜來的罪案：

吾悔不該探弄其酥胸，

當伊在黑暗中伏在書桌上假寐之時。

朝陽瞪着黃金色的眼睛瞟吾，

不由吾慚愧地供出夜來的罪案：

吾悔不該親其柔滑的洒渦，

當伊的臉貼住吾的臉伊的鬢鬢的美髮披拂吾的額上之時。

朝陽瞪着黃金色的眼睛瞟吾，

不由吾慚愧地供出夜來的罪案：

侮辱呵，吾實在悔伊了！

但是吾還不敢……

處女的聖潔，

吾的確不敢……

黃金色的眼睛呵，

赦免你還有些天良的叛徒吧！

平安

平安躲在犬兒的腹中，

倘牠不汪汪地吠出來，

平安永遠和靖。

平安是躲在行人的腳底，

十二年四月廿九日。

倘他不把履聲沙沙拖動，

平安永遠和靖，

平安是躲在四周的空間，

倘牠不露出絲毫的影響，

吾的脚兒雖則在黑暗的道中走動，

吾的心房永遠和道旁的屋宇一樣和靖。

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是誰人呀

是誰人呀，把愛情丟在相思的路上！

是誰人呀，把相思的路掘斷！

但是假使宇宙不會沒有深綠色般黑夜；

吾倆的相思夜夜可由無知的暗中偷偷接吻！

十二年五月一日，檀林，

憶顯雅

雅弟，吾不懂怎地忍心丟下你，

當時你在孤單

或許至於現在。

吾們是墳頭的老鴉，

有興時合唱幾句廢和調子，

夕陽打斜了就悄悄地各歸各的窩裏——

雅弟，慈祥的鳥兒！

你築在吾心坎的巢窩，

無意中，實在無意中給吾搗碎了！

可憐吧，

愛神新產的小雛，

在風雨飄零之中！

吾終不知其所以然，

呵，吾實在不知其所以然呵！

十二年五月七日安海道中，

悲哀之網

第一次試摘下小弱的心掛在顛危的檣梢的小旗上，

恐怖呵，隨着風色飄搖而飄搖！

海是廣闊而無邊，

黑暗是廣闊而無邊，

恐怖是廣闊而無邊！

遊蕩而無聊的飛鳥，

把心泉射出來一縷一縷的柔絲

一縷一縷纏住他們的足趾，

他們縱橫的飛，

縱橫的織成網了！

——把太空罩住的巨網！

他現在是棲息在巨網中，

像一個負巨囊的金足的蜘蛛。

可憐晦蓮的昆蟲，

如蚊呵，蠅呵，穿黃褂子的蜜蜂呵……

勇敢的嚶的一聲飛回去了！

一批多情的——懦怯罷。

纖薄的雙翅

反剪粘着，呵，網住了！

伊們唱着好像求救的悲歌，

他只能遙遙的廢和！

因為他的黃金的毛趾，

一例緊緊的粘着，纏着。

田鷄也只能囁囁的號救！

蝦蟆自慚形穢反身去睡覺了！

星星也只能閃動眼睛瞧他的影子沉溺到海的底底！

雖有時流下了淚

但是一出了眶就墮落了！

灰色的林木，

竟一心要他們墮落！

當他營那種生活時，

每每這個葉擊那個葉拍掌似的歡笑！

殘酷呵，凶狠而且殘酷的！

是的，自他的情人把同樣的網疊在上面以後，

他就漸漸愈覺得悲哀！

他既要擁伊在懷中而不得，

伊的網又漸漸沉重下來！

他是一尾小小的蠢魚，

他終不能鼓着勇氣

掘個窟窿逃脫了！

但在伊一方面呵，

伊又不能不怨這把同樣的網加在伊的身上，

伊又不能不像小魚一般倉皇四竄！

妬煞清明的空間，

僅僅的高懸一顆明月！

可是，伊也挽着同樣的銀灰的紗網，

月月如是而且年年如是的

設計波陷人間灰色的男女！

然而悲慘呵，

上帝有時又把伊收在黑霧的袋裏。

一切悲哀之網呵，

一切凶狠而且殘酷！

以至於魚夫們的，

他們的網曬在斜陽的古岸上；

從他們曬網的回溯，

是多麼凶狠而且殘酷呵！

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不平……

太空穿上了夜行衣，

繁星替他綴着燦爛的明珠！

大地穿了夜行衣，

他沒有綴着什麼明珠。

溪澗的淚縱橫流着，

杜鵑抑着悲吭唱着，

青蛙兒也哭着，

土狗也哭着，

蟋蟀也哭着，

蚯蚓也哭着，

不平呵，

上帝單把黑紗給他蔽體！

醉夢的人們，

怎知道呢？

墓田的朽骨，

怎知道呢？

街間冷靜的電光，

和那飄忽的燐火，

有什麼代價呢？

螢火蟲怎地渺小，

居然負着螢光，

樹頭，草間，丟着自己不照！

不平呵，

誰管螢兒的苦心呢？

誰管螢兒的苦心呢？

而今誰也不配管誰了！

吾的情人，期待久久而不來，

誰有心替誰抱不平呢？

實在的，伊是吾的情人呵！

何況其他呢？

巨石疊疊的粗堤，

堤下的平沙，

潮兒退盡了，

小船躺在泥濘上；

堤上的漁火，

海面的魚火，

眼看的，模糊地看着了，

但是，犬兒又嗚嗚地吠出來呵！

吠出來呵，

心中的抑鬱——

兀坐着呢，

吾的情人令吾在這兒坐！

這時吾又不得不記起和伊的以前；

以前的一切呵，

都不至令吾在這兒久久的期待！

期待呵，

而今不得不怨伊了！

放網歸來的漁夫，

無意中還把吾欺侮了！

至無用的油蟲兒，

也肆其敲詐手段！

可憐情海的溺者

任什麼都可怕！

不平呵，

誰知道呢？

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水尾宮

接吻

月下的空階，

尺多長的小妹妹給吾撲過來

在熟蘋果的頰上親了一個嘴，

吾當時以爲就是接吻了。

月下的空階，

尺多長的小花兒爬上吾的肩尖，

嗅着吾的顯兒，

吾當時以爲這就是接吻了！

神祕呵，爸也沒有教吾，媽也沒有教吾，

這個常識隨着體力一樣的增進，

而今並且很知道的，

那個胸膛貼住那個胸膛，

那張嘴吮着那張嘴，

尤其那根舌緊緊嚙住那根舌的！

朋友，

絳唇，端的湯圓般膩滑，

牙齒，端的榴子般平細——

朋友，這是舌尖告訴吾的。

朋友，你覺得嗎？

這是潰川的決口，

怒流之所奔赴！

這是火山的噴口，

烈焰之所冒突！

呵，朋友，這的是真的人生——

比什麼都格外甜蜜，格外純潔！

十二年五月廿五日南海中，

熄燭以後

籍籍地履聲催吾們把燭熄了！

伊和女友們接一連二的裝入黑暗的袋裏，
僅僅的露出來在留聲機唱出來的嬌音！

伊的肱靠在桌上，

不知怎地給吾的指尖觸覺了！

——第一次也許是有意中的沒意，
因吾曾吃了一驚把指尖縮回來。

以後凝想中總感指尖的綿軟！

以後竟公然緊緊握住伊的臂了！

以後的以後，

誰也料不到吾這樣大胆，

滿望把伊摟在懷中！

怕呵！險給伊們女友知道了。

女友們泥吾講話，

吾懶懶地回答，

這回不敢擅動了！

雙手圈住伊的頸，

把額躺在伊的胸間睡覺！

胸間的墳起碰着吾的臉兒，

簡直是沒良心的魔鬼！

啐！赦免你們吧！

你們所以如此如此，

是面具担誤你們的。

啐！赦免你們吧，

小小的蠢蟲，

別大驚小怪吧！

十二年五月廿八日汕頭，友聯。

畫眉的悲哀

籠中嬌鳥雙棲！

籠中嬌鳥雙棲！

畫眉哥哥哭啼啼！

爲他籠外情妹白蛺蝶，

聲長聲短，

問他娶妻未，娶妻未？……

「這個畫眉娘子，

伊的家在不可知！

主人不管沒恩沒愛說說難投機，

硬硬關做一起！」

籠外粉蝶哭啼啼！

心房的跳動引起吾同情的感應；
誰也料不到吾這樣大胆呵，
竟把伊胸畔鈕門兒開……

最後的接吻，

用力的接吻呵！

吾倆唇接唇，腮接腮的吻着，

久久的吻着！

直到吮吸的聲音，

給女友們感到了！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汕頭，友聯。

劫吾們情書的

啐！却吾們情書的，

你們偷賤賊所不屑偷，

強摘了淚泉灌肥的愛果！

啐！却吾們情書的，

你們初次戴上面具，

居然會摧殘弱者栽的愛苗了！

啐！却吾們情書的，

你們一面推殘人家的戀愛，

一面去找人愛；

啐！你們這樣的愛人，

沒可如何，吾倆只得暫時鬆手，
鬆手的期間祇有喘息的期間呵！
假使呵，上帝沒有給吾們的嘴，
吾們倆的愛情早沉淪了！

十二年六月十六日

夢的勢力

社會不容吾們做的而又不容吾們想的

一一在夢中滿心快意表演了。

你記得嗎？夢的宇宙僅有吾們兩人，吾倆笑着捻着說：
社會便有獵犬般嗅覺，
也難踪跡吾們這兒的公案。

吾們笑笑上帝只有棉花般力量，
僅僅的創造這個最下賤的世界，

他總想不到還有比這個更新鮮更甜蜜更沒牽掛的。

你記得嗎？吾倆笑着捻着說：

吾們願生生世世做夢裏或者像夢裏的……

山上有花，

山上有樹，

山上有鳥：

這些話佢們聽到了，

一聲長，一聲短，

問他娶妻未！

「哥呵，怎應呢？」

黃蜂兒，馬蟻兒……

大家鬼頭鬼腦言三語四！」

「要怎樣答應呢？」

要怎樣答應呢？」

除非有人肯把籠兒燬了！」

十二年六月十四日華園

上帝給吾們的……

假使上帝創造人類時，

滅造了這張嘴，

吾們倆的愛情老沉淪了！

當吾倆的心房跳動到極度時，

便嘴貼嘴地退熱！

——不對，吾那時恨不把嘴變大了，把伊的全體像含餡一般含在嘴裏！

假使呵，上帝給了吾這張巨嘴吾早把愛情生啖了。

上帝呵，吾恨……

吾恨你又不給吾一個狠心；

吾每想把伊橡皮般柔軟的桃唇齧了下來，

偏又怕伊嬌顫顫的呼疼！

一壁廂却想長得多高！究竟不好意思。

「爸爸，

吾——吾要回去——」

隔了一會，爸爸才說，狠無力地說：

「好……」

別後的心懨

蛙兒肥大呵稻已花，

鷓鴣啼歇夕照斜！

伊人的家呵在海的灣灣，

叫伊伊不應呵我的家在山的深深——

伊的音書呵像淒迷的紅光西沉！

十二年六月廿五日

西沉的紅光還有明日呵，

伊的音書永遠，永遠……

羔羊悚慄關在慘淡的欄裏，

細鍊鎖在足上的鸚哥千般萬般的引起同情的誘惑，

終喚不醒呵他逃脫的痴夢！

十三年六月廿九日

伊的來信

吾不能如月亮乘夜入伊的家，

吾又不能變隻鳥兒在伊牆頭叫喚，

伊的鄰里不許有吾的足印了。

佢們也跟着笑笑！

黃金嘴的小鳥振着紫金的小翼在唱歌，

你記得嗎？他唱吾們的戀歌，

他像吾們般快活，

他願生生世世做吾們夢裏的或者像夢的唱戀歌的鳥兒。

十二年六月廿四日

黃昏

暮鴉棲定了樓頭，

蝙蝠趕得蚊兒哭！

灰色把爸爸的蒼髯全部佔領了。

嚴厲的容顏，

漸漸現些慈祥的皺紋，

——兩年來才有的老的表象的皺紋。

他盤坐着抽煙，

眉頭的毫毛放的低低——

隔了一會，髣髴想着了似的，

驀地翻過臉來：

「黃昏了，

別回去吧，

才來一刻就要回去——

.....

「爸爸.....

吾.....

吾一壁廂想伴爸爸睡覺有什麼要緊。

吾們相信真的愛是良心的背象並沒有道德的藩籬！

吾們甯不知墳塋是人生的末路，

吾們相信性是愛的墳塋！

愛人呵，吾們儘管抱着，吻着……

愛的周身只不許有傷痕罷。

十二年七月一日

紅氈

夜夜樓抱的紅氈今晚把伊拋了——拋在脚尾。

看起來又是可憐，一會兒仍舊不忍地擁在懷中。

本來沒有什麼輕薄，狎褻，

誰料人們早在廣庭中咒罵了。

十二年七月二日

衫兒

衫兒，你會跟吾飽嘗夜的滋味，

帽兒，你會爲吾擋住月光，露水！

鞋兒，你會踏破一個攔路的玻璃瓶嚇得人膽碎！

殼嗎呢，帶吾重入那個夢里！

狗的吠聲那樣怕人，

何況又自那夜浙瀝浙瀝的殘雨！

把帳兒掀開來，

空階的濕月昏鄧鄧充滿那夜的情致。

月光射入伊的房

三晚枕上

萬里的關山，凸凹的情紋的起伏！

夢雖緊隨在枕畔，

往往給槐間的夜鴉撕破了！

南風吹來幾聲樂情的調子

又給深松的嫵漢夏蟬兄弟剝奪了！

伊的來信說：

「邨里的人，終歸不願意有你的足印了！」

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社會的賞賜

無窮的罪案，是社會賜吾們的，

無窮的刑罰是社會賜吾們的，

吾們要上光明之路，

社會迫俺暗中捫索！

若要表白這個冤情呵，

除非他們夜間都夢見佛爺告訴他吾倆的心是聖潔的

沒有情理可譬喻的，

除非上帝夜間放火

迫他們說火便是吾們的心，

他們怕延燒當時或者就承認了。

十二年六月三十一日

愛的墳塋

吾們相信宇宙間唯有友情乃是真的愛，

月光射入伊的房，

門兒是半開；

半昏半明的天窗，

照着伊上半截躺在床上腿兒垂到地下。

吾悄悄跟着月光溜進來，

不忍驚醒伊獨自伏在書桌上假睡。

最後是我忍不住了，

輕鬆地在伊小腿上拍了一下！

唬得伊跳起來！

低聲問吾說：

「他來末？」

不由吾輩的笑了！

答案

十二年七月四日

吾問塚邊的翁仲，

吾的情人戀吾如何世人不肯？

他愕怔怔答吾以沉默！

吾問雙雙的海鷗，

吾的情人吻吾有什麼不道德？

他誤會要有他倆那般蠢事，

因此，打個翻身就沉沒了！

吾問柔緩的海流，

吾的情人擁吾在伊坦白的懷中

有什麼曖昧？

他摟着波浪只是會意的微笑，

碰巧吾在途中徘徊着那天使老兒來了。

吾的嘴還沒張開，他一擺手早把吾的胸坎兒揪住：

「傻孩子，問你自己罷。」

吾張口以問耳，

耳答吾以所聞。

吾張口以問目，

目答吾以所見。

吾張口以問鼻，

鼻答吾以所嗅。

但却不是那些答案。

吾一壁哭着罵着，一壁又在徘徊。

碰巧那老兒又來了！

熱淚充滿了眼眶還沒睜見，

他一擺手又把胸口揪住說：

「傻孩子，吾是說你須捫着良心！」

十二年七月六日

斷了源泉時

假若就是你的柔情像那板橋下活活的清流，

他也是去的雖去，來的儘來的。

吾決自信不能夠像那綰綰結結的炊煙，

一出了煙突就跟着白雲兒跑了。

假若就是——你的柔情竟像那斷了源泉的水流，

吾也不願像那斷了源泉的水流那般忍心和他的慈母源泉決絕！

十二年七月七日

晚眺

景色淒迷，

晚風吹的葉尖兒搖曳！

人倚在槎枒沉思！

還不會驚動樹梢杜宇。

肯邪把這個景色裝入夢裏？
肯邪把吾和伊點綴那個夢裏？

十二年七月七日

雜憶

腦中的音容，
慢吞吞模糊下去，
好容易在夢中重新記牢。

俺的指頭厮捺着，臉兒厮磨着，眼兒厮瞅着，噤着……
臨別那夜的情況
猶歷歷在吾的心目中。

孤獨

十二年七月八日

悠遠的官道蜿蜒至於無終，
可憐俺獨自踽踽無伴！
俺從前也有路般長情，
而今看看不能打算想了！

粉蝶雖有霜雪般軀體俺一點也不羨慕，
杜鵑花端的滿腔熱血，
可是伊的頸扭向自己的身軀，
伊一點也不瞞人——一點也不願人加以青眼。

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被傷害時

黑魃魃夜裏，

不幸被傷害了，

誰憐吾們無辜呢！

雪白的刀鋒烏能體貼雪白的心，

何況社會的舌鋒比蜂刺還毒！

不須辯白罷，

瞑着目，緊緊偎抱着，

他們要戮幾槍，就戮幾槍罷！

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二妹的別離書後

年來頰際微暈漸褪，

瘦軟腰肢漸憔悴！

風塵潦倒，

潘安般年華水般消逝！

十年歸來吾已三旬，

懷中弟妹料應不相識了。

俺不慕虛名，不羨富貴，倘若學到點糊口工夫，

俺便手攜手兒聘懷宇宙——

十二年七月十九日

三正順香班的樂師兩福

兩福的指尖真神祕！

纏綿的絃音，

他百個訣兒搓成一條漫漫的長路！

長路漫漫就如彩虹跨過太空！

絃音的尖端繫着一把箭，

那把箭把吾的心兒射穿

穿針似的把路兒線兒從心腔兒引過。

設使吾殼在路上行，

——吾而今可行到中途了。

這又不是路，

一條狠長狠長的素帶

纏，纏住，不可算萬周的纏住吾的周身。

纏，纏完了，吾以為是纏完了，因為覺得徹心的痛吾以為尖端的
矢鏃在扎在的胸膛了。

其實他何曾有終！

況且，這是兩福的心弦呢！

兩幅是一班潮音戲的二弦樂師，在吾們潮州算是狠不錯的樂
師，吾今晚狠受他的感動，作是歌贈之。

十二年七月廿四日汕頭

夢的死

昨夜夢見吾已經死了！

夜叉攙吾空中行，

路是怪熟的，

究竟又不知道是往那里。

過了一派歌絃聒耳的人家，

他竟把吾丟了。

吾棉花般頹然跌在一家的屋頂也不覺怎麼痛。

屋頂有一個三寸來長寸來闊的天窗，

吾往下看時，

室中坐着一位誑妝的新嫁娘，

纖手支在頤上，

一堆信稿亂攤在桌上，

襟上的紅玫瑰花撕碎鋪在地上，

紅燭全沒心緒倚在一邊垂淚！

伊，怪面善的，

究竟又想不到是那個。

房門外的樂工竭力描他的梅花三弄，

伊耳朵像蠶了般沒曾聽見，

伊，把桌上的信稿逐張拆開，

看完了一張就一聲微微的長嘆，

看完了一張就丟一張在火爐上焚化了！

熊熊的焰光吾瞧見箋上分明是吾的字跡，

當伊仰天太息吾才狠親切暗見伊的容貌，

原來伊正是吾的情人啊！

於是吾的夢魂擺脫了死的恐怖了。

十二年七月廿八日南海船中

曼尼的愛人

曼尼的愛人是一位天真瀟灑的愁女孩，

伊不太解的愛；

曼尼正愛其不太解愛！

理解的愛個中完全機械！

十二年七月廿九日廈門

吾們的相悅

吾們的相悅初期用各人的容顏，

吾愛伊的龐兒像月般圓，

那時俺也有柔絲般髮，剪水般雙瞳……

吾們的相悅中程用同樣的心胸，

吾們夢想中互相傾慕着。

以後吾們便相見了。

那期間，吾們用口敘述吾們的心情，

有時吾們竟會意地沉默着。

吾們的相悅，

吾們願變做一對小小的孩童，

吾們要吻，就可不經意地吻着。

吾們要抱，就可不經意地互相偎抱着。

吾們要笑，就可不經意地笑笑。

吾們要哭，就可不經意地慟哭。

吾們願做盡小小的孩童應該做的勾當。

十二年七月廿九日

是他說的了

是的了，是雨兒說的了！

月兒剛斜着眼睛瞟進來，

吾們就吃驚把門門了；

吾們怕伊伏在門的鑰眼窺探還搓團紙團塞住了。

是的了，是雨兒說的了！

壁虎剛昂頭在瞥眼吾們把他趕跑了，

油蟲的長鬚剛搖呀搖的扎出洞口，

吾們劃條火柴燒他帶傷逃亡了。

老鼠實在曾在楹間過來過去，

吾們當初疑心是他跑過隔樓去告訴他老主人，

但是狸奴蹲在扶梯上等着呢。

是的了，一定是雨兒說的！

那夜他把窗外芭蕉亂打，

他又來拆吾們的屋瓦；

這就是號召人們的符號了！

——吾們當初總以為這是上帝錫的談話的機會。

並且，他還把吾們的口供，

一一模模糊糊地錄在牆上，

並且，他還約了一大陣犬兒們

齊聲照牆上的碼子翻譯出來，

於是人們就知道了。

是酌了，是他約他們吠出來的，

他明知犬的吠聲祇有社會們能聽。

乖呵，吾們竟被他瞞住了！

醜呵，偌大的美麗的情案

乃教又下等又卑賤的潑犬唱出來！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廈門

野合

吾現在明白犬兒們在康衢中野合的原因了，

他們就是掩着門講講究究的

人們也猜是那一回事。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廈門

邱生

邱生在他起床的清早日入的黃昏臨睡的深夜功課的空閒他總嫣然

微笑說：

「愛人呵，多謝你憐愛吾！愛人呵，真多謝你！」

接着他又淒迷地皺着眉頭：

「愛人呵，吾們甚時候能夠成就永遠的……」

落冷的風把他的迷夢從南方那座青青的山後帶來，

他把眼兒合上漸漸入他的幻覺的歡愉之域。

他往往在夢中把幾句死口供重新念了一遍！

他的愛人的家雖則在他的故鄉——四圍繞着綠海的小島中。

但伊沒有一隻黃澄澄的紀念物套在他的指上，

伊的小照是四緣粉紅滾的已經安安穩穩供在他十年老友的口袋中了。

而且大紅金字的昏帖也已摺做方勝兒安置在他朋友的慈母的匳中。

他的口供一字不易的照常念下去，

他的胸中照常一邊歡喜一邊愁！

他朋友也天天帶着他愛人的倩影緊緊隨在他的身旁，

他的朋友大概還是念及十年的知交

所以還不曾老實而帶點嚴厲對他說：

「別癡想，你的愛人已經入吾的口袋了！」

伊久久沒有信給他，他給伊的信就如石沉巨海！

最後伊來一封信說：

「丈夫何患無妻！」

丈夫當以功名爲念……」

他讀了狂喜，以爲伊是勉勵他。

從此以後，他永遠得不到伊隻字了，

他疑心似的寫信去質問別的好友，

他所寄的信一例像斷了線的風箏——

但他的死的口供是照常念着而又爛熟得多了。

幸虧他的朋友還算始終體貼舊情不會嘲笑他，

他也終不曾打算夢想到他足足十年的老友肯奪他的心肝和他愛人

肯忍心跟了別人！

石榴花落那一夜，

他還高興地喝酒；

他喝得陶醉了，

他別一個朋友竟忍心孟浪地告訴他，

相隔不久，他別的朋友的回訊也告訴他，

於是他的希望就如辭枝的榴花，

撲漣墜落到底！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廈門

瘋情

吾現在眠食失時了，

吾設盡方法鞏固吾們的戀愛，

設盡方法編譯吾們的戀歌；

吾現在眠食失時了，

倘吾發見情瘋，

吾當同時找到詩瘋！

吾搬熱情的家與天未澄霞們爲鄰，

瘋情一涓一滴流入吾的周身，

哀鴻的淒音於是使吾歡悅了！

中夜

中夜，愛神給吾一把鏢，

十二年八月三日

強吾把伊謀斃了；

他唱着口會說：

「乳峯的中間，鏢進去！」

酥嫩的雪膚刻着殷殷的斑紋時，

迷茫中吾定知道有個很難看的窟窿兒，

所以吾不——

吾願相繫着褲帶兒，

相摟相抱跳入平穩的綠水！

志志恹恹心兒這樣對他說了：

「呵，愛神呵，

吾不願伊身上有一點芝蔴大癩痕，
吾們不怕海的不容，
吾們不怕魚蝦的指謫，
無邊的黑暗在那兒招手，
吾們願上那兒去！」

十二年八月三日

假使吾們再會時

舊約在桃花對面那個小門，
新約什麼榕樹之陰；
那里有窗門口口，
那幘簾縫兒夾着你星星的媚眼呢？

犬兒呵，願你牢牢記住吾是一位熟客，

上帝呵，願你編個咒兒把人們的眼兒騙花了；

假使吾們再會時，

吾們一齊跪在房中這樣禱祝了。

愛的控訴

十二年八月五日集廈船中

黑的黑的髮兒，

胡爲邪心緒悶亂？

黑的黑的睛兒，

胡爲邪淚帷深鎖？

黑的黑的鍵兒，

你的句逗兒，

多麼淒傷邪！

扔琴的人邪，

扔琴的人邪，

設使你的小鳥兒裝睡倒入你的懷裏，

這樣的罪案待向誰控訴呢？

十二年八月五日



新文化書社